

第三卷

风的生涯

風の生涯

⑧ 辻井乔 著

陈喜儒 译



第三卷

风的生涯

風の生涯

④ 辻井乔 著 陈喜儒 译

作家出版社

**(京权) 图字: 01 - 2011 - 5853**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风的生涯/ (日) 辻井乔著; 陈喜儒译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9

(辻井乔文集: 3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69 - 2

I. ①风… II. ①辻…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 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2210 号

**风的生涯**

---

作 者: 【日】辻井乔

译 者: 陈喜儒

策 划 人: 铁 凝 何建明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65 × 240

字数: 370 千

印张: 24

版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69 - 2

总定价: 200.00 元 (全 5 册)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章 喷泉 .....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诞生 .....     | 26  |
| 第二章 小树 .....     | 50  |
| 第三章 旅途 .....     | 81  |
| 第四章 炼狱 .....     | 122 |
| 第五章 在中国 .....    | 156 |
| 第六章 迷途 .....     | 204 |
| 第七章 彷徨的早晨 .....  | 231 |
| 第八章 光与漂流 .....   | 271 |
| 第九章 疾风怒涛 .....   | 298 |
| 尾 声 寒风 .....     | 348 |
| 译后记 遥远的辻井乔 ..... | 375 |

## 序章



## 喷泉

春天的阳光，柔柔地照进御苑。吉田茂从身穿晨礼服、男式长礼服的黑色人群中站起来，慢慢走上为今天典礼搭设的台子上，一按按钮，从新建水池的三个地方，猛然向天空喷出三个水柱。十六个小水柱，像支撑大水柱似的，在空中描绘出菊花瓣状的弧线，整个水池马上响起哗哗的水声。

出席庆典的二百多人，热烈鼓掌。但水声淹没了掌声，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回荡。

午前的太阳好像被吸引来了，在水幕前跳跃，形成一个个小彩虹。彩虹是活的，在喷泉中闪动，马上要靠近水面时，又飞腾到水柱中。

矢野重也的右边是回到座位的吉田茂，挨着吉田的是现任首相池田勇人。矢野的左边是东京、中京、关西经济团体的干部，中间混坐着有名的歌舞伎演员、画家，还有像安倍能成、小泉信三、辰野隆、茅诚司等教育家、学者。

矢野重也生来就对参加庆典仪式，胸前戴着丝带，煞有介事地坐在阶梯式台子上毫无兴趣，但他突然想到，自己为什么现在坐在这里？

在矢野重也就任社长不久，万朝新闻社副社长阵内信就建议，为庆祝皇太子殿下婚礼大典，在皇宫前广场的一角建造一个大型喷泉，献给国家如何？

矢野重也是在战争期间认识阵内信的。当时他想帮助朋友，为建设用废纸当原料制造再生纸的工厂而奔波，阵内信是陆军军需品本厂担任会计的军官。日本战败后，善于抓住机会的阵内信认为“今后是商业时代”，进入了新成立的经济团体事务局，参加筹备广播会社，当了社长，成为世人瞩目的年轻经营者。

矢野重也有个毛病，就是过分爱惜人才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他必须接手万朝新闻的经营时，把阵内信拉了过来。那时候，矢野重也已经接受了另一个广播会社，他想，如果竞争起来情况不好，就把两家合在一起算了。矢野重也生来粗心，没把这当回事。

“建造个喷泉如何？”

当阵内信提出这一方案时，矢野重也的头脑中浮现出四年前，与今里广记、乡司浩平等周游世界时，在到处都是战争废墟的西柏林，看到的名为“戏水”的喷泉。按照事先编制的程序，各种各样的喷口，喷出或高或低，或圆形，或间歇性的细丝状的水柱，形成多姿多彩的景观。受盟军空袭和炮击，烧得只剩下钢筋残骸的建筑物，坍塌一半的黑色墙壁，故意放置不管的瓦砾堆……以这些为背景，升腾、跳跃、变换各种形状的喷泉，似乎表现了战败后国家分为东西两半的德国人，面对现实，讥讽、决心、希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。矢野他们在广场前伫立良久，默默地看着。

矢野心里想着当时的情景，对阵内信的说明、提案的目的，没有认真听。阵内信力陈，这个计划谁也不会反对，由万朝新闻和广播会社共同创办的“樱花电视”实际主办，可以让新的媒体集团在公众面前隆重亮相。

矢野重也坐在台子上想，如果自己认真听，也许不会赞成。生于明治三十二年的矢野，对皇室怀着特别的感情，强烈反对把皇家庆典和商业混在一起。

矢野重也有不时沉浸在自己回忆和想象中游离于现实的毛病。在这次会议上，他同意阵内信提出的方案，赞成《为纪念皇太子殿下结婚建立大喷泉计划》，但他没有想过，作为这一计划的推动者，总有一天会与首相、财界首脑坐在一起参加典礼。

占据他心里的是柏林的喷泉风景、希特勒的上台和灭亡、德国的悲剧，进而而是日本战败等历史的变迁，没有想到这个计划对提高樱花电视的收视率会有作用。

这是一个奇妙的错误。他本身已经被视为财界的领导人，但他却缺乏这种自觉。人必须根据自己的立场而采取行动，但他却没有这种意识。从这两点来看，无疑都是错误。

他作为从事实际业务的领导人，优秀部下们提出的种种计划，都被外界看成是他的主意，给人以不可小觑的谋略家的印象。在这一点上，阵内信的贡献最大。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他朋友的儿子，过去当他的秘书、现在担任常务董事的四宫喜一郎。矢野喜欢他，但他性格温和，不愿出头露面。

人们认为矢野才华横溢，不相信他会犯这样的错误。更不会想到他是个粗心大意，经常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贸然行动的人。

他的这种性格和毛病，以致在典礼的前一天早晨，当伊吹苑子对他说：“明天早晨要穿早礼服，所以今天要去理一下发，免得掉头皮。不然人家会笑话我。”他才意识到这个典礼的性质。

伊吹苑子看着印制的庆典议程表说：“坐在你旁边的，一位是吉田先生，一位是池田先生，好像还有石坂先生。”

矢野听她这样讲，给新闻社的总务部长打电话说，仪式时间很长，自己作为主要负责人必须坐在中央吗？人家又给他讲了一遍。总务部长、秘书科多次吃过苦头，比如他心血来潮，随意改变预定的日程，同一时间约定两起会面，事到临头，还不知干什么等等，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就把集会的预定、性质、那一天必须穿什么西装等等提前通知伊吹苑子。

矢野越听越烦：“既然那样，我不去了。谁有病，都可以不去。”

伊吹苑子知道，这个仪式是非去不可的，但他爱发脾气，如果应付不好，他发起火来，没法收拾，所以默默地拿着裤子，抬头看着他，像自言自语似的说：“你喜欢池田先生，也不讨厌石坂先生，觉得无聊时，可以和他们说说话。”

矢野重也终于死了心，穿上了裤子，坐上会社的车，今天去了樱花电视。

他常常回顾自己和伊吹苑子的这种关系，觉得不可思议。如果没有她，自己在商界就不能如鱼得水。但如果没有妻子奈保子，自己就会崩溃。这两种想法，相互抵触。

他一高兴，常常把有好感的人，不管是谁，都叫到家里来一起吃饭聊天。因

此，有时晚上预定来三个人，却来了八个。有时预定来十个人，却只来两个。这时候，伊吹苑子从不抱怨，也无愠色，调整酒菜，招待客人。不知是因为她在柳桥当过艺妓有经验，还是天生聪慧，苑子对人有洞察能力，如谁真心对矢野好，可以信赖，而对谁必须小心注意，她会相机把自己的结论悄悄地告诉矢野。

苑子的机灵取得了矢野的信任，但他本来想当作家，对此又有点讨厌。当然，他自己也知道，这种讨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任性的原因。他明白，至少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他需要苑子的帮助。

他第一次见到伊吹苑子，正好是四十岁。那时他与在京都长大的野川奈保子已经结婚十六年。

在那不久以前，矢野重也正在为帮助好友南条源太郎建立工厂而奔走。在战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，为补充造纸原料的不足，利用旧报纸等废纸，制造再生纸。

当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战争会扩大到什么地步，是个未知数，而与美国、英国的关系也日益恶化，所以矢野重也和南条源太郎的提案受到陆军的欢迎，但大型造纸会社和海军一起反对。这样就激起了天生有反抗精神的矢野的斗志。这个提案，原本是以南条源太郎发明的技术为基础而提出的。

有一天，漫长的雨终于停了。矢野重也和南条源太郎在泥泞的路上走着。

“喂，你来看看这个。”突然，南条大声喊道，把走在前面的矢野叫回来。他用伞尖指着水坑里被雨打湿的旧报纸说。报纸上的印刷油墨正好浮起了一半，字花了。

“以前的技术员都是用化学方法除墨，但这样会损坏纸的纤维。我想，如果不与物理方法一起用，恐怕不行。这张被水泡的报纸，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。矢野，如果用旧报纸、旧杂志制造再生纸成功，可以节约三成造纸资源。”

南条源太郎说到后来，口气变得好像说给自己听似的。

瞬间，南条源太郎对旧纸再生技术有了信心。

南条源太郎是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的工程师，他刻苦努力，又会用人，大地震前夕，他在龟户经营橡胶厂很成功。但他并不满足，一边经营工厂，一边到大学的夜校学习，获得大学学历。他出生在石川县贫民家庭，兄弟十一人，他是老

大。他从故乡的兄弟中挑选一个勤奋好学的弟弟，叫到东京，想叫他走与自己相同的路。不久，发生了关东大地震，他的弟弟还没有完全适应东京的生活，只能讲方言，这给他带来了灾祸，被误认为外国人。龟户警察署的巡警，不容分说，将他杀害。南条源太郎领教了权力的专横残暴，卖掉了工厂，投身于工人运动。矢野重也爱他磊落豪放的性格和才能，与他成为至交。

矢野重也喜爱的是人，而不管他是什么主义，有什么主张，如果这个人有才能，他愿为他两肋插刀，肝脑涂地。

贫苦出身的南条源太郎常常亲切地批评说：“矢野天真。静冈有钱有势，大地主家的儿子，永远是大少爷派头。”

在他们筹划成立新会社开办工厂时，幸好在陆军参谋本部有以今田新太郎为首，包括岩畔豪雄、片仓衷等受理想主义者石原莞尔将军影响的少壮派军官。

在被称为石原莞尔派参谋本部的今田、岩畔、片仓这些人，一致认为，建设国防国家，不仅靠军事力量，还要重视经济。

在官僚统治型的东条英机还没有掌握陆军实权以前，矢野和南条不依赖阿拉斯加、加拿大，确保纸资源的热情和主张，与他们的国防国家论产生了共鸣。

问题是必须取得商工省的许可，但商工省的官员态度暧昧犹豫。

一天晚上，矢野和南条直接闯到总务局椎名悦三郎家里说：“我们两个是共产党的叛徒。”然后指名道姓地说当时的商工省生产扩充科长：“你的部下冈松成太郎不像话，对时局一窍不通。”逼迫马上给他们要创立的大日本再生纸会社许可。

椎名悦三郎大吃一惊，向他的朋友朝日新闻经济部长丹波秀伯、检察厅的皆川治广打听这两个人，他们都说：“粗暴的人优秀而有骨气，相信他们问题不大……”

椎名悦三郎内心赞赏他们的干劲和热情，用了两三天时间偷偷教给矢野申请书的写法；要加上为在中国大陆占领区宣抚工作制造纸张的理由，还要有陆军给商工省次官岸信介的推荐信。

有一天，椎名悦三郎被岸信介叫到次官办公室，他看到以军整备局局长的名义写的推荐信放在岸信介的办公桌上，文字与他教给矢野的一字不差。

根据临时资金调整法，由大藏省监督国内资金流动。矢野在一高读书时，一个晚他两年的校友任理财局金融科长。这个校友对在高中时代深受住宿生尊敬的矢野一清二楚。

在经济界，朝日新闻的经济部长丹波秀伯与时任日清纺社长、与造纸公司关系密切的官岛清次郎商谈，官岛积极赞成说：“年轻时出于正义感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相当多。其中有优秀人才。他们脱离共产党想为国家效力是好事。”

他决定支持矢野和南条，但谈到经营，官岛清次郎也忧虑起来。

“这两个人，必须配备一个懂经营的人。”他想了一下又说，“让瓦斯化学工业的石仓巳吉君当社长。矢野和南条在他下面学习经营。他们两个可能对石仓朴实稳重的工作方法不满。不知他们能否忍受。大家的命运，都要由自己决定。”

说完，他回头看了看年轻的丹波秀伯。

就这样，经过多方努力，其中不乏非正常的举动，建立会社的计划终于立项，只等着办完手续就可以开张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昭和十三年12月某天早晨，矢野重也突然被宪兵逮捕。

矢野重也为建立造纸会社奔走，是为了帮助好友南条源太郎，在会社开始正常运转之后，他还想恢复作家生活。昨天晚上，他与出版社商谈到很晚。夜里很冷，他刚刚睡着不一会儿，就被妻子奈保子摇醒了。

奈保子小声说：“你，起来吧。宪兵找到家里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怎么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不过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一个人吗？”

“不，好像七个人，两辆车。两个小时前就来了，我说请等孩子上学走了再说。他们一直等着。现在藁沙也走了。”

矢野坐在被子上，无意中抬头看了看寝室的窗户，从那里是不可能逃走的。

他下了决心，穿上了棉袍，又加了裤裙，样子怪怪的，走进了人声嘈杂的客厅。六个宪兵很高兴，正在往热气腾腾的红茶里加威士忌。虽说自己以前被捕时，奈保子也经历过，但她的冷静应对还是令人佩服。

矢野对宪兵们说：“请慢慢喝，喝完再走。”

一到九段宪兵队本部，风云突变。根岸准尉刚一进屋就站着吼道：“你小子受石原莞尔唆使。证据全部在我手里。”

“我根本不知道。”矢野毫不示弱，大声说。

“你小子说什么？”根岸准尉骂着扑上来打矢野。

他虽然脸涨得通红，喘着粗气，但矢野感到他发的是无名火。

发觉这一点以后，矢野重也反而冷静了。

“如果是十年前，随你怎么说都行。如果你知道我现在的思想和行动，你会感到惭愧。”矢野改变了口气，劝导似的说。

“这个混蛋还挺狂！”他“叭”地打了矢野一个耳光，命令道，“把他关起来。”

矢野由两个士兵架着，押入半地下的拘留所，后面重重的铁门关上了。

宪兵本部的拘留所，门很森严，但天窗用了许多玻璃，而且还有水洗厕所。有一个像工人出身的男人早已关在里面，年龄与矢野一样。

他们两个交换了看法。根据他的情报，矢野可能卷入了陆军内部东条派和石原派之间的对立斗争。

那时，东条派的次官将调任航空本部总监，传说由石原派的次官来接任。可能是东条派先发制人，捏造石原派利用共产主义者搞阴谋的事件。

“为此，他们需要逮捕你。”听了这番解说，矢野与其说愤怒，不如说感慨。

这很像他一直想翻译的阿纳托尔·法朗士以法国革命为舞台的小说。在《诸神渴了》这部作品中，主人公是个平凡的朴实的小市民，卷入了短命的巴黎公社。矢野读这部小说时心里想，不管任何时代，人的欲望与权力的无常都是不变的。这下可好了，自己却成了这种变化无常的权力的牺牲品。

但是天生乐观的矢野，并没有因为这一发现而沮丧。

他们两个要求家里送书的请求得到批准，结果他在被拘留的四个月中，读了三四十本自己平时想读的书。

宪兵本部对矢野重也的审讯，只有逮捕那天一次。在南条源太郎、浅野晃（在大正十二年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两年后，矢野参加以野坂参三为中心而成立的产业劳动调查所工作时的同事，在共产党事件中一起被逮捕的诗人）、一高时代

的密友木下半治等人的奔走下，矢野在四月被释放。

矢野出来后，南条源太郎告诉他，军务局军事科科长岩畔大佐说：“这件事我不知道。但我现在完全明白了，叫他们马上放人。”就这样一句话，决定释放他。

当时的间谍事件、破坏国体活动事件，随着军队主导政治程度的加剧，多有权力内部暗中较量的背景。即便逮捕矢野重也他们的东条派，也没打算把这个捏造的事件当做真正的事件处理。在他们看来，虽然事件本身糊里糊涂，但只要能阻止反对东条派的次官上任就算达到了目的，而且对于据说同情石原莞尔的理想主义，令东条派恐惧的秩父官<sup>①</sup>殿下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，就完全达到了预想的效果。

“这些家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把人往死里整，把无辜的人关了近半年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”在祝贺矢野重也安全出狱的宴会上，浅野晃批判东条派，露出了一点过去的锋芒。

矢野重也本来就厌恶权力，听了他一席话，心想这就是我所生活的社会吗？太无聊了。他坐在欢天喜地举杯庆贺的朋友们中间，心里在考虑，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自己只是想帮助石川县贫农的儿子，与官府、实业界没有任何关系的南条源太郎，在东京兴办实业而已。

在帮助南条的过程中，遇到了几个把人当做玩弄阴谋诡计的道具而若无其事的“大人物”。南条之所以抛弃经营的工厂，投身于工人运动，也是因为他不能饶恕杀害他弟弟的政权。虽然如此，但在官僚中，也有椎名悦三郎这样有魅力的人。太复杂了——矢野在宴会上，抱着双臂思考着。

历经曲折而成立的大日本再生造纸，在开完股东大会那天晚上举行了洋溢着喜庆气氛的庆祝宴会。在柳桥高级饭店“稻桥”集中了二十多人，其中有给予大力支持的财界领导人，有以官岛清次郎为首即将就任董事、审计的有关人员，还有朝日新闻社经济部部长丹波秀伯。

关于这个会社的人事安排直到成立时还争论不休，所以矢野重也说：“我为

---

① 秩父宫雍仁亲王，1902—1953，昭和时期皇族、军人、少将。

成立公司奔走，是为了帮助南条，不是想当什么董事。”

大家都认为在实业界不可能有这样的人。预定就任社长的石仓已吉和他的助手疑心他这样讲，是觉得“常务”这个头衔比他预想的低了，这就更使矢野重也生气。

宫岛清次郎问道：“那么，以后你想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写童话。”矢野重也回答说。

“童话？就是那种小孩看的书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可是，靠那个吃不了饭啊。”

“所以我挣钱的方法是搞翻译。安东莱·莫洛亚的《英国史》马上就要出版了。”矢野重也说。

石仓已吉在旁说：“如果你不想当董事，那么当每年只来两次的非定期审计员如何？也有这个提议。”

“只是，你是发起人，不出席股东成立大会不太合适。”宫岛清次郎说。

“如果这样，那我就出席吧。”矢野重也说。

最先理解矢野重也真意的是南条源太郎，当时不在场的原共产党员、诗人浅野晃，还有最近交往的作家尾崎士郎。尤其是南条源太郎，他早就看透了爱动、热情的矢野重也，不会满足单纯的作家生活。但又知道他是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人，于是对宫岛清次郎使眼色说：“知道了。你不能帮助经营，虽然遗憾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这么办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矢野重也只说了一句话，低头表示歉意。

大日本再生造纸株式会社成立大会在丸之内“常盘屋”举行，决定了新会的所在地、资本金、章程等事项。最后关于董事人选，议长征求发起人的意见。有发起人提议，按照过去商定的方案，全权委托议长办理。事务局工作人员开始发印好的董事名单。

“那么，我想请刚才发下的名单中的诸位，出任董事。没有意见吧？”议长征求大家意见的声音，使正在想别的事的矢野回到了现实，他一看名单，自己一再谢绝任职，但上面还印着自己的名字，于是急了：“议长，这个有点……”

当他举手时，南条源太郎冷不丁地大声说：“没有意见，赞成，赞成。”

大家一齐鼓掌通过。官岛清次郎像总结似的说：“万事俱备，可喜可贺。”

这样，事务局工作人员按照事先的安排，开始发盒饭。

矢野重也发觉自己被巧妙欺骗，想要抗议。但他一看南条源太郎满脸惶恐，双手合十，不断地作揖。南条自称“蛤蟆”，朋友们也叫他“蛤蟆将军”“蛤蟆殿下”。他嘴小、颊窄，鼻子小，脸膛黑红色。

南条这个家伙，在穷困时，就是用这双手表演滑稽故事，演唱流行歌曲挣学费吗？矢野想到这里，心里的气一下子就消了。

有这样一个过程，所以集中在柳桥高级饭店稻桥里的人，只有矢野重也心怀不满。“今天上当了。不知不觉被算计了。”

他对邻座的朝日新闻的经济部长丹波秀伯嘟哝着，抓了抓头发。他嫌麻烦，多日不洗头，头皮落在西服的两肩，白花花的，像草地上的春雪。

当艺妓不过两年的伊吹苑子一直注视着这个与众不同的矢野。他与她以前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一样。她遇到过因为自己期望的地位落空而消沉，喝闷酒，虐待女人的客人，但从没见过矢野这样的。他嘟囔说：“我绝对不想当什么董事。把答应南条的事办完，我还回去写我的东西。因为今天定了这件事，我只好再忍两年。”

浓眉，有点吊眼梢，笔挺的嘴唇，相貌可以说是美男子，但却穿着领口污秽的衬衫，一挠头发，头皮屑纷飞，正应了肮脏这句话。他眼睛里没有女人吗？他的夫人不管他吗？夫妻关系不和吗？伊吹苑子看着矢野，心里想着。

所以当喝醉的南条源太郎大声嚷道：“喂，姐姐们呀，你们谁能照看一下矢野的穿戴？”伊吹苑子想，矢野先生这样的人，姐妹们不会不管的。她头脑中浮现出两三个漂亮的前辈的面容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心中却有一种凄楚之感。

客人们越来越兴奋，场上气氛越来越热烈。铺上了红地毯，抱着三弦的艺妓落座后，后面的幕布拉起来，三个年轻的艺妓跳起“松竹梅”舞。

紧接着，发生了一件稀罕事。

舞跳完后，管事人开始给包括进入客人席年长的伴奏者等全体艺妓发红包。这时，矢野重也用与刚才南条同样大的吼叫声斥责管事人：“你这样给年长的人

发现金不失礼吗？”

愣住的管事人站住了，他可能想反正已经发了，索性发完，所以继续发剩下的红包。

矢野猛一下子站起来，走到他的身边。南条源太郎急了。因为他在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知道，矢野重也在静岡中学、一高时，当过柔道部的领队，如果他当真发火，会把对手甩出去。

南条担心，矢野的举动，可能认为在成立大会上，不由分说就强加给他常务董事的头衔，使他不得不就范的计谋，归根结底，是这个宴会上当干事的总务部门捣的鬼。

在筹备大日本再生造纸的过程中，南条源太郎有一段时间没有露面。他对矢野一五一十地讲了他都干了些什么。其中一件是到玉井的私娼院搞解放妓女运动。

“那次有几个妓女得到了自由。这样一来，她们都感谢我。你猜怎么着？”南条问矢野，但又不等他回答说，“她们都说要和我睡觉。她们觉得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东西报答我。可悲吧？可怜吧？这种时候，你不能不与她睡觉。如果你不和她上床，就是对她的侮辱。你明白吗？知识分子的洁癖主义在这里不灵，你懂吗？”

他们是这种无所不谈的好朋友，矢野重也相信南条完全知道自己要讲什么。

而另一方面，南条知道以宫岛清次郎为首的经济界领导人，对矢野寄托了重大期望。但问题是矢野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南条源太郎虽然心里想着矢野的性格，但却一个箭步跳到矢野和给艺妓发小费的干事中间，对干事说：“你知道，跳完舞后再发小费是花柳界体现平等主义的习惯。决不是轻蔑她们。”

他又转向愤愤不平想说什么的矢野，狠狠责备道：“矢野，你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吧？入乡随俗。不这样，你就当不了我这样的组织者。”

这件怪事却感动了宫岛清次郎。他常常想，一个经营者必须具备基本的道德。但是，随着军部的得势，经营者们的卑躬屈膝实在令人讨厌。度过这种非常时期，那种总是注意周围对自己的评价，装作高雅的男人不行。需要具有堂堂正正讲出自己意见的勇气，虽不拘小节，但不卑琐的男子汉。正好这时候，矢野出

现了。

在吵吵闹闹中，还没有被花柳界完全污染的伊吹苑子，虽然不知道什么共产党，但她觉得矢野先生是个好人。尽管如此，可他脏兮兮的，太可惜了——她用钦佩的目光看着矢野。

在那时，矢野重也就知道自己已被巧妙地推到了经营者的位置上。话虽然这样说，但毕竟因为自己没有坚决拒绝，责任在自己。

结果就是，今天自己和吉田茂、池田勇人以及各个领域的领导人坐在一起。想到这里，矢野重也心里轻轻响起不知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的遗憾的旋律。

一旦过了这座桥，商业事务接踵而至。

特别是战败以后，共产党开始公开活动，自己以前的经历，虽然成为好奇和揶揄的内容，但公开的非难攻击没有了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左翼阵营的激烈攻击，说他是叛徒、反动分子，反而使他更安心当个经营者。

对于社会的毁誉褒贬、错综复杂形势，他毫无办法，但对经济界的领导人把他当做处理工人问题、对付共产党的专家，他感到困惑，甚至生气。他常常想对这种只把自己当成临时处理问题工具的做法提出异议。

从造纸会社、广播会社、新闻社的经营来看，矢野重也不怕工会是事实。甚至可以说，他对其他经营者为什么怕工会无法理解。在这两种思考方法中间，有一条巨大的鸿沟，但矢野的性格不是根据情况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而是积极行动起来，跳过鸿沟。

战败后不久，在造纸会社经受激烈的罢工洗礼时，矢野重也认为，是否参加工会，必须尊重个人的意志，这种从业人员即为工会会员的雇员限期加入工会的制度是不合理的，所以拒绝了工会的要求。他认为在工作时间参加工会会议的人员，应该扣除该时间的工资，并且最终说服了工会。

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年的奖金，大幅度提高，印发了使全体从业人员了解会社真实情况的《社长的信》。

他的方针是：对于合作者，尽量多给报酬；对于不合作者，态度严厉。

经营者们说矢野是工人问题专家，但他并不喜欢，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他那时想的只是怎样对会社有利，不是什么专家。

对于他，不少人认为，人都喜欢名利地位，他也不会例外，所以想让他也担任一些角色。每遇到这种事时，他一般是忍耐，但有时会突然大发雷霆。对方不明白，本来是高兴的事，他为什么会怒火冲天。

“不准用利益来诱惑人。卑鄙。把腰杆挺直了，重新做人。”

他这样怒吼，来者不由得有一种被他侮辱的感觉快快而去，其中有几个成为他的敌人。这些人中很多人见到万朝新闻、樱花电视台的第二号人物阵内信时，常常说：“最近去找矢野先生商谈，想叫他高兴，没想到他大怒。”还诉苦说：“你们的老板挺古怪，你应该好好说说他。”

阵内信说：“那个人本来是个文学家，我也身受其苦，实在抱歉。”

在矢野重也反省自己小时候的坏脾气一直没改，作为经营者这样不合适时，一旦有人诚恳地来求他，他还会马上答应。他出任生产率本部的顾问是这样，当相扑协会的运营审议委员也是这样。他说：“国技兴盛起来，日本人一定会更加自信。”

特别是最近，矢野重也发觉人们知道怎样才能说动他，伊吹苑子也在为她喜欢的人说情。结果，在这四五年中，他当了好几个公司的会长、顾问。他有时想，这样干可不好。

矢野重也不是没有事业心。他的事业心比一般的企业经营者还强。但他那是出于满足内心的某种渴望的冲动，不是为了挣钱。他不想当财主，如果有人说他的什么东西好，不管是什么，他都会慷慨赠送。所以在他的好朋友中间不知从何时起，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：“到矢野家，千万别随便说什么挂轴好，装饰品好！”

矢野重也喜欢呼朋唤友，到家里来天南地北地神聊。他在参加共产党时，来的是气味相投的同志。当了经营者之后，来的只是一部分财界人士和几个作家。在他的事业心中，掺杂着一些使世人惊呼“啊”这种开玩笑和些许挑战精神，所以当有人说“这件事只有矢野先生才能干成”，他就不由得重视起来。接手万朝新闻社，就是这样。

万朝新闻的创业者策划到东京办报，看中了矢野，游说他，但在赞成他接手办报的文学家、学者之中，主要是因为他不断翻译莫泊桑、阿纳托尔·法朗士的